

似水流年

走过书院弄

»»»»»»»» 应红枫

很久没去定海老城区转悠，于是趁双休日横过人民北路来到城北书院弄。由于年代久远，书院弄已经日益显现出颓败的沧桑感，好在政府实行旧城保护，书院弄一带的民居没被推倒重建，两边的房屋和街巷基本保持着原本的旧貌。

其实书院弄只是一条长不过三五百米的街巷小弄，从人民北路朝西进去，一直连接到建国路。我刚上初中那会儿，定海二中还在定海老城区北侧的书院弄中段，每天上学和放学，横在定海二中大门前的书院弄，便成了我的必经之路。当时处在书院弄中段的定海二中校址，是定海古城著名的“蓉浦书院”旧址，“书院弄”也是因“蓉浦书院”而得名。

当时定海二中大门是一堵高大厚重的橘黄色门楼，前后几幢四合院式的教学办公楼总是溢满朗朗的读书声。进门第一幢，是初二年级段教室和行政综合办公楼，当时的校长室、教导处都在那幢楼里。那个干瘦得像玉米秆似的教导主任总是穿着一件焉旧的中山装，每天早晨总会笑眯眯地站在学校大门口，迫使我们不得不加快脚步跑向教室，生怕慢一拍就会迟到了。第二幢是主教学楼，上下五层，是初三二年级段和初一年级段的教室，包括相关班级的班主任和一些任课老师的办公室，其中四楼是物理和化学综合实验室。我们班级的教室就在那幢教学楼一楼的东侧，靠近操场，采光条件非常好，窗外的花坛上，总是盛开着排排娇艳的美人蕉。

因为定海二中没有住宿条件，我就读定海二中时是寄宿在我舅舅和姨妈家的。那时姨妈家就在邻近书院弄大概百来米距离的那条叫杨家弄的巷子里，从定海二中步行过去不到十分钟。在书院弄和杨家弄的衔接拐角处，那堵青苔斑驳的灰砖大院里面，以前是米醋厂。正对米醋厂的门前，就是定海古城著名的留方井了，也叫三眼井。这是一口凝聚了定海军民抗击外侮历史的古井。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定海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顽强抗击六昼夜，无数义士慨然赴死。如今，留方井的西侧还竖有一块“义士李先生殉难处”的石碑，记载百余年前定海军民同心抗敌、宁死不屈的悲壮历史。

从留方井往西不远的杨家弄2号，便是我姨妈家的老屋了。姨妈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搬到杨家弄来居住的。早年姨妈一家生活非常艰辛不易，姨父年轻时凭着才气和自强不息的毅力，自学财会专业，毛遂自荐到舟山海运公司当出纳，一直做到退休前成为业内闻名的资深会计。初到定海工作时，他们一家居无定所，十几年里一直租住着别人家的房子，从定海青垒头毛竹山，到十六门船厂海滩边，他们至少换住过五六户人家……除了付房租，姨父一人微薄的工资收入还要养活一家大小7口人，穷得孩子们下雨天都没有雨鞋穿，几位表姐每逢假期总会到附近船厂、石子宕口打零工补贴家用。为了节省柴火和煤炉等生活开支，他们甚至经常在海滩上捡木板、柴禾用来烧饭。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一家省吃俭用勒紧裤带才在定海杨家弄买了三间旧平房，总算安顿下来成了真正的定海人。

沿着我曾经借住过的姨妈家的老屋绕了一圈，在不断长高的城市下，这些老屋显得更加低矮和落寞，而我曾经就读过的定海二中更是早早已搬迁到了新校址，书院弄中的定海二中旧址也已成为书香苑居民小区。

姨妈已经在两年前过世，我今天走过这所遗留的旧屋，每一个脚印都烙下了深深的怀念。

心灵隽语

渔民打捞月光

»»»»»»»» 支奕

月光就是天上的海，云层就是翻卷的波涛。

在天上的海和地上的海之间，世界无比辽远。一条渔船行走其间，它的头顶是天上的飞鸟，脚下是水里的飞鱼。月光下，成千上万的生物存活于世间，他们都在经历着他们的人生。海潮把一只螃蟹送到沙滩上，螃蟹举起它的一对大钳子，遥望月光，开始沉思自己从一只小蟹变成大蟹，到底经过了多少日子。滩涂上的跳跳鱼，弓起脊背用力跳跃，每一次起跳，都会震碎一片月光。吸附在礁石背面的藤壶、海螺，像密密匝匝的心事一样挨在一起，它们絮语的声音，那么潮湿。还有海里等待收割的海带，它们是美人鱼墨绿色的长发，被海水张开的手指来回地抚摸。

渔民黝黑的大脚趾，在潮起潮落间，越过滩涂，踏上沙滩，踩上礁石，他们跳进一条一条的渔船，拔锚启航。渔民和牧民、山民、农民，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有一种独特的生活。渔民在海上打捞月光，也在打捞一个个日子，打捞他们微不足道的人生。他们从前夜观星象，现在利用北斗卫星，在海上打猎，或者放牧，他们看到海上月起的明月，有时也看到月光被海雾蒙上了面纱。他们在月色下，不是诗情万丈，是打鱼谋生。

月光把渔民脸上的褶皱照出河流山川的模样，月光也拂过渔民沙石一般粗糙肿胀的双手。渔网撒下去了，渔民坐下来，开始和月光一起等待。他想要截住夜行的各路鱼群，最好能像父辈们当年那样，满载一船咕咕叫的大黄鱼。他也想到了跟他一样在海里讨生活的兄弟。他的兄弟在远海钓鱿鱼，要两年才能回来。他们都生活在东沙镇。东沙镇三面环山，一面

濒海，是舟山的一个古渔镇。镇上永远弥散着海水的气息。他仍然记得，很小的时候，兄弟二人换上新衣，拉牢爹娘的手，参加镇上的迎神赛会。游行的队伍舞花灯，说走书，演杂耍，打花鼓，且行且演，礼炮相接，鼓乐不绝。整条街巷喧闹到月光在头顶晃来晃去了，都不肯停歇。他们兄弟俩就在石板路上追逐奔跑，像两尾小鱼，在人群里钻来钻去。那时候，爹还没有病逝，娘也十分年轻美丽。想到这些，渔民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童年大概真的是人最容易获得快乐的时候吧。

月亮不知不觉已经升到半空，渔民载着一船月光，心想月光这会儿也撒在了东沙镇的瓦片上。低矮的房屋，整洁的街巷都十分安静，他们在月光下沉睡，那么，东沙镇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梦境？沧海桑田，台风寒潮，战争，海禁，开埠，所有人在此上演的爱恨情仇都是它的梦境。

收网的时间到了，渔民今天的运气不坏，捕了大半网鱼。他的老婆没工作，平时在家给一个快餐连锁店折纸盒，他的家里于是堆满了纸盒，老婆就从垒得很高的纸盒空隙里，朝他疲惫地笑一下。他们的生活可以安稳度日，但是从未富足，唯一让渔民感到踏实的是，月光穿过他的半条船，穿过他在岛上的屋子，他的老婆孩子睡在床上，正扯着轻轻的鼻息。他想，等这风船回去，自己的女人和娃又能吃上透骨新鲜的海货了。他感到满足，走到船头，站在了大海的中央。在这里，手机已经没有信号了，他和外界的联系也中断了。他摸出裤袋里的烟，点上，一口一口地抽起来。咸湿的海风吹过来，红色的烟头明明灭灭。这一刻，渔民是属于大海的，这个世界也属于大海，属于月光。

人在旅途

最美公路

»»»»»»»» 江会发



碧空如洗，万里无云，正是“夏去暑犹在，秋来竟不知”的时节。大嫂带着大侄子等一行四人从江西老家来舟山一游的第三天早上，司机兼向导的我决定带他们游舟山市最美公路，赴一场山海盛宴。

还没有到最美公路，我的介绍便已把他们的情绪完全调动起来了：“山与海之间，既有山的雄浑与巍峨，又有海的辽阔和苍茫；鸟儿在头顶唱歌，山花在眼前芬芳，芦苇随风摇摆，渔船点点，或离开，或归来。”

从东港一路向北，过了莲花岛，就是观潮路。我让车速慢下来，让他们在车内向窗外眺望，初步感受一下海天茫茫。

接下来便是最美公路了。最初的一段近山不见海，满眼苍翠欲滴。约一公里后，视野逐渐开阔，大海奔来眼底，继而壮阔无边。

我择一开阔处，让他们下车欣赏风景，打卡拍照。

仿佛小说总有高潮部分，我们也终于到了最美公路的最美路段：海岬公园。公路上边是巍峨的山，下面是烟波浩渺的海；山与海之间

是大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又漫天席地而来，让人感觉仿佛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大草坪之间，便是欣喜万分的我们。

我原来的计划是让他们下到沙滩，去戏水、踏浪、抓螃蟹，没想到去沙滩的路被栅栏拦住了。据上面卖冷饮的大妈说，当地管理部门从游客的人身安全考虑，目前无人管理的海滨与沙滩禁止下去。

计划跟不上变化，我们只好上车，继续前行，过了石子滩，再到晓辉岭，也就到了最美公路的终端，我们下车，拍照打卡留念。

回家的路上，我诗兴大发，信口吟诗一首：“走最美公路

赴一场山海盛宴
让山的巍峨 海的辽阔
奔来眼底 冲击胸膛
荡涤平淡与浮躁
我不由想起了陶渊明
没人告诉他可以来这里隐居
可渔可樵 宜诗宜画
又何必到处寻觅桃花源呢”